

On Rise and Fall

A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Its Rise and Fall

大道
哲学
全书

盛衰论

—— 关于中国历史哲学
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司马云杰 著

“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形上之道，即宇宙万物本体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由万物阴阳化育的法则提升出来的宇宙原理，以及由此获得的纯法则、纯概念、纯理念与纯粹真理性。此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下莫之能破。此道虽为形而上者，然其并不是空悬着的，而是周流于宇宙、贯通于万物的，是道不离事，事不离道的。道体流行发用处，随处可见，故是真实无妄之理，是实有是理的存在。我之所谓大道哲学者，即此大道本体论的哲学。道的精神，大道哲学或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重建大道哲学，重建道体的形而上学，就是重建这种精神，就是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归复中华民族之魂。

陕西人民出版社

K01
9

大 道 哲 学 全 书

盛 衰 论

—— 关于中国历史哲学
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司马云杰 © 著

← **On Rise and Fall**

A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Its Rise and Fall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衰论: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司马云杰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大道哲学全书)

ISBN 7-224-06374-6

I. 盛… II. 司… III. ①历史哲学—研究—中国

②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5946号

盛 衰 论

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司马云杰 著

On Rise and Fall

A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It's Rise and Fall

责任编辑 朱 玉 张海潮 潘丽华

李丽菊 许晓光 白艳妮

整体设计 王晓勇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131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发行热线 (029)7205074 7205196 7205054

电子邮箱 www.rms@sxrms.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22.25印张

字 数 537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一版 200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4-06374-6/K·1093

定 价 40.00元

序 言

哲学是个人的事，更是国家民族的事。因为哲学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事，更凝聚着国家民族的智慧，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国家民族之有哲学，特别是有微妙玄通、博大精深的形上本体论哲学，不仅说明其知性悟性能力达到了人类智慧之巅，更说明它在浩浩大化之中，建立了一个精神的家园，一个思想的安宅，一个安身立命的知觉主宰处，一个灵魂的安顿处。

当我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完成《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文化主体论》的研究写作，并以《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名义出版这些著作的时候，中国一些人进入了最浮躁的时期。他们受外部世界诱惑，心无所安，性无所守，凭着一颗躁动不安之心，竞于名利，逐于物欲，驰骛不息，肆意狂奔。至于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做值得吗？人们并没有好好想一想。因而使整个人生变得茫茫荡荡，毫无根底。特别是当一些流行的哲学告诉人们，心不过是血肉，性不过是食色，人不过是生物有机体，不过是刺激反应者或本能存在的时候，生活再也没有大美与崇高，再也没有神圣的东西，于是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情逐物，呼啸狂奔，为利益占有而争斗，为欲望扩张而打拼了，甚至有的人为了饥于一饱，渴于一饮，丧本失命，狂恶不止。但人没有道德，没有良知，没有主宰，在利益面前，在金钱面前，在权力地位面前，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刺激面前，只凭着血肉之躯，只凭着本能，是无法抵挡的。特别是当人没有了道德感与羞耻感，丧失了人性的尊严与高贵之后，在疯狂、

鄙俗及愈来愈充满诱惑力与刺激性的世界面前，是很难寂然不动，立定脚跟，不流转、不翻滚、不动摇的。于是腐败产生了，堕落出现了，一些人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凡此种种，使我深深地感觉到，哲学要想担当起维护整个国家民族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在更高的本体论上研究人生的意义。

正如个人并不只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国家民族也不是一个生物学或人种学问题，而是一群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一种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包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爱好、兴趣、价值观及礼仪、制度等在内的统一体。其社会历史的存在，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目的论，一种新新不停、绵延相续的文化生命精神。可以说，文化历史是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理由，而哲学精神则是其生存的纽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可以说他们整个宇宙观、人生观及精神形式，全部是由这种文化哲学的本原性原理提供的，自然，也支配着他们对人生意义的判断。

而人生所以变得荒诞和没有意义，也在于生活与形而上学割断了联系，与本体论割断了联系，在于他们脱离了国家民族文化哲学的大原，变得小知而不能大决，小能而不能大成，顾于小物而不知大论，亟变而多私，失去了大美与崇高及至真至善的追求。然而现在世界上的人们，并不都是这样的。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或民族，他们仍陶然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从自己文化哲学的理念中寻求理想、信仰与信念。即使西方的人们，也在以极大的内心激情与终极的价值关心，归复宗教，追寻新的上帝。而中国长期以来，却一直在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批判国家民族的形而上学。面对此情此景，我在转向中国文化哲学史的研究时，陷入了沉思，陷入了国家民族如何安身立命的哲学本体论思考。我知道，中国是一个文化上早熟的民族。当世界上许多民族尚处于文化低级阶段时，中国

民族就已经隐退了上帝，开始了真实无妄、实有是理的形而上学追求。信仰及形上追求是不能置换的。把一个虚幻空寂的世界或价值设定的神秘本体存在，硬塞给中国民族，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的，不能从人生与精神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因此，形上本体论的思考，也就成了当时我哲学研究的中心思想。

我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走上哲学研究的。我发现世界上一些古老文明民族，大多是从宇宙法则秩序的均衡对称等等存在，意识到人类社会应有的真理、正义、和平、至善、自然法及国家一类观念的。当我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史，读到“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其至也，可察乎天地”；“原天地之大美而达万物之理，可观于天地”，以及“以天为法”，“总天之义，尚同于天”等等时，忽然想到，“天”在无限时空的意义上讲，不也就是宇宙吗？忽然领悟到，中国文化哲学的“道”，岂不也就是宇宙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吗？“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岂不就是天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岂不就是相续之理？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若将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之宇宙万物法则秩序，去此去彼，去芜去杂，去掉一切偏颇及具体时空的存在，“参万岁而一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那岂不就是天道“惟精惟一”者？此道刚中而应，大亨以正，一切偏颇及非理性，皆得归于其正，岂不就是天道命令？悟得此，明于此，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理性自觉地去做，岂不就是“顾谥天之明命”？其为阴阳之道、两仪之理，动静阖辟，相推相摩，相激相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岂不就是宇宙本体与价值大原的存在？获此大本大原，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一齐穿纽，一齐收拾，岂不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矣？我忽然明白了：这就是中

国文化哲学的“道”！这就是中华民族凭着灵明之心与巨大智慧所发现的宇宙本体真相及所建立的价值大原！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绵延及建立信仰信念的形而上学大道本体！这个领悟，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然而在当时我激动极了！兴奋极了！好像古往今来，一切生生之道与相继之理，豁然洞开！再想一想宋明理学家所讲“圣人本天”之语，及“‘无声无臭’乃《六经》所出，《六经》所归”之议，则千古学问与道体精神，一下子昭矣明矣！悟得此大中之道与刚健之理，以贯通自我生命，得之谓德，宜之谓义，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明德者，明此；正心者，正此；诚意者，诚此；穷理者，穷此；致于命者，致于此。天道变化，万物各正性命！惟有用天地性命之理，贯通国家民族的生命，使其心有所安，性有所守，才能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才能与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那时候起，我便奋然开始了大道哲学的研究与写作。

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形上之道，即宇宙万物本体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由万物阴阳化育的法则提升出来的宇宙原理，以及由此获得的纯法则、纯概念、纯理念与纯粹真理性。此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下莫之能破。此道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虽然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然其流行发用，则可见诸鸢飞鱼跃、风动蛇行。其乌黑鹄白，雄鸣雌应，阳抱阴合，万物化生，无处不是此道此理流行！老子讲“大道汜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这是于形下流行处说的，是谓小道；而讲“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则这是于形上本体处说的，是谓大道。故大道即形而上学的道，即哲学本体论的道。此道虽为形而上者，然其并不是空悬着的，而是周流于宇宙、贯通于万物的，是道不离事，事不离道的。道体流行发用，随处可见，故是真实无妄之理，是实

有是理的存在。我之所谓大道哲学者，即此大道本体论的哲学。

形而上，即超越形器之上，形而上学，即形上本体论的哲学。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而却没有至圣神那样。”每一个有文化哲学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都有自己文化和哲学的根本精神。正如印度人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梵”文化精神，西方人从来没离开过“逻各斯”与上帝的存在一样，中国人、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文化哲学“道”的精神。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垂续绵延，就是这种精神的绵延。因此，道的精神，大道哲学或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重建大道哲学，重建道体的形而上学，就是重建这种精神，就是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归复中国民族之魂。

因此，我的研究，首先是从重建大道哲学及归复国家民族之魂开始的，从研究国家民族精神绵延与垂续开始的，所以首先撰写了《大道运行论》《绵延论》二书。然后，我将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贯通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以研究其盛衰治乱，撰写了《盛衰论》。这些年，我不仅研究撰写了这三大论，而且还回过头去，修改补充了已经出版的《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文化主体论》，使其由现象界上升到了形上界，由经验研究上升到了大道本体论高度，并提升三书道的精神。这三卷书，在内容上，有从文化价值、价值悖谬到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结构，故这次出版，为使其符合三书内在逻辑及本卷书之实际内容，我把《文化主体论》的书名与原书副题置换，改名为《价值实现论》。除上述六卷外，今后，我还要将道体纯粹之理，贯通人心人性，研究人文精神重建的心性本体论问题，撰写《心性灵明论》，以便给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哲学理

论基础。另外，将阴阳化育的宇宙原理，贯通于万物的生生化化，撰写《大化流行论》，使其同归于穷神知化的大道本体，以便为整个自然知识及现代科学提供哲学本体论根据。《易传》说：“天之道曰阴阳，地之道曰刚柔，人之道曰仁义，兼三材而两之，广大悉备。”中国的大道哲学，并不是某个方面孤立断绝的知识，而是包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在内的广大悉备的思想体系，是哲学本体论、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相统一的体系。为了重建这个体系及研究归复之路，我将撰写《广大悉备论》。除此“九论”之外，为使大道哲学精神五千年的垂续绵延深且明，我还将撰写《中国精神通史》。以上共“九论一史”。其谓“大道哲学全书”，就是这样一套包括“九论一史”在内的研究大道哲学的书。这套书，“九论一史”皆贯通于道，皆贯通于大道哲学的根本精神。

这套书在内容上不是孤立无内在联系的，而其内在联系，也不是以写作出版的先后次序为根据的，而是以大道本体论的贯通展开的。它首先应是《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然后才是《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然后是《大化流行论》，最后是《广大悉备论》。《大道运行论》是以后各论的总纲，也是将要写作的《中国精神通史》的导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是道体精神绵延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通。《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原是作为《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出版的，列入全书，虽不像其他各卷那样自始至终贯通以道，然其修改以后，由现象界上升到形上界，皆是讲人的后天涵养、理性追求及价值实现的，或者说，皆是讲人于后天各种文化情境中取其义理、反身而诚、明心尽性立命的。故其可看做是《心性灵明论》的展开与补充，特别是《价值实现论》，可作为《心性灵明论》的上下卷来看。而《大化流行论》则是大道本体在自然

界及科学知识领域的贯通。最后，《广大悉备论》则是整个大道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总结。整套全书的内在联系，若梗概其次，则如下：

第一卷：《大道运行论》

——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

第二卷：《绵延论》

——关于中国文化绵延之理的研究

第三卷：《盛衰论》

——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第四卷：《心性灵明论》

——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第五卷：《文化价值论》

——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

第六卷：《文化悖论》

——关于文化价值悖谬及其超越的理论研究

第七卷：《价值实现论》

——关于人的文化主体性及其价值实现的研究

第八卷：《大化流行论》

——关于自然本体论的研究

第九卷：《广大悉备论》

——关于大道哲学体系及其归复之路的研究

而《中国精神通史》则是道体发用流行见诸精神的历史，是“九论”征之于史者，也是史之圆而神者。

我给自己规定的目标是“九论一史”。这个计划的研究写作，虽已过半，然公开这个庞大的计划，自然要承受压力，特别是对一个已进入耳顺之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自然，我也没什么顾虑的，只要上天给我时间，这个计划是可以完成的，更何况我还道德使命

不减，乐天知命而不忧，穷理尽性而不疑呢！

中国文化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乃至七千余年，是有其大哲学、大学问、大道理的，特别是社会历史的垂续与绵延，不仅前有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的盛治，而且后有汉朝四百年、唐朝三百年、宋朝二百年的接续。中国历史上持续二百年以上的王朝就有八个。这没有强大的哲学贯通古今是根本不可能的。16世纪以前，中国不论是哲学，还是自然科学方面，哪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中国之落后，也不过是近二三百年的事。这相对五千年乃至七千年的历史盛衰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不要瞧不起自己，不要自轻自贱。只要我们振作起来，归复我们的文化与哲学，仍然可以使巍巍乎华夏，焕焕乎神州，重新呈现于世人面前！然而，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我们能不能重新缔造巍巍华夏文明，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归复自己的文化，归复大道哲学，能不能使这种文化与哲学得到国家民族的体认和理解。这也正是我撰写出版《大道哲学全书》的目的所在。然中国文化哲学被人遗忘得太久了。特别是长期的批判运动，已经造成了执而不化、往而不返的局面。因此我不能不用这么长的文字，写这个序言。

哲学研究并不只是从范畴到范畴，从概念到概念，它更多的是对人及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因此它不仅需要哲学家的思辨，更需要诗人的热情，及圣人化成天下的价值关心。我从一个农村割草拾柴火的孩子，到今天著书立说，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只是靠执着及锲而不舍地努力，走向这条道路。这自然是非常艰辛的。在这条治学路上，除了大学那些教授传统教育的老师，我在学术上是没有师承关系的，而是从文学爱好、文化社会学研究，一步一步闯入哲学，闯入形而上学神圣殿堂的。这可能使我转益多师，而不囿于门户之

见。然无名师指教，也常常走弯路。因此，我在治学道路上不得不走一步看一步，而且常常不得不回过头去，对那深一脚浅一脚的蹒跚之行所留下的印记，进行察看反思。这也正是我的著作不得不一次次修改的原因。现在这套著作所以能够出版，我首先应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玉先生的赏识与大力支持。另外，这套书能够得以迅速及时出版，是和该社政治理论编辑部主任张海潮先生、潘丽华女士，李丽菊、许晓光、白艳妮等朋友们精心编校、齐心协力分不开的。其中也有美编王晓勇先生精心设计的一份功劳。在这套书出版之时，我要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

董仲舒治《春秋》，曾三年不窥园。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从不受外部世界诱惑，自甘清贫、自甘寂寞的意义上讲，我已二十年不窥园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全是靠读者的厚爱及出版界朋友的支持，以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及研究撰写这些著作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我并不后悔，不感到寂寞。特别是这些年我用大道哲理不断地充实自己、涵养自己、大化自己，已慢慢悟得许多人生道理。每当我用生命进行写作的时候，思接千载，心体万物，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纵横驰骋，飘然远举，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自有一番独有的快乐。心不劳情于非分之思，自然没有那么多烦恼。今后我仍愿意这样生活与工作，亦愿以此换来生命的价值。如果有人问我：“当‘九论一史’完成的时候，你还需要什么？”我的回答是：“天命已了，什么也不需要了”。序此志此

司马云杰

2002年12月10日于花家地淡泊居

导 言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历史也许是一条河。它浩荡不息、波浪滚滚，然不论是巍巍尧舜，还是堂堂秦皇汉武，依然只是东流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历史也许是一条江。它波涛汹涌，白浪如雪。荡舟其上，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然苏子站在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赤壁上，却悲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稼轩登上满眼风光的北固楼，遥望神州，则感慨：“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而萨都刺登上石头城，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六朝形胜地，惟剩下青山如壁，更是感慨：“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历史也许是无数的陈迹。但不管是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还是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三峡楼台，五溪衣裳，皆不过是过眼溪山，旧时相识，如今秦耶汉耶？魏耶晋耶？千古兴亡，百年悲笑，皆被风吹雨打去。

历史也许是一部史书。然而那书中的人物、事件、年代，皆不过是遥远的知识与记忆。它编织了什么？复合了什么？附会了什么？其真情何在？只有天知道。这也就难怪临川先生感叹史书“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了。

这些感慨，这些悲歌，这些叹息，它并不仅仅是追问“历史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寻求历史的本质，寻求历史究竟有没有真理

性？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它究竟是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堆成的，还是有某种法则和必然性？其兴也，亡也，盛也，衰也，治也，乱也，究竟是转头即空的虚无存在，还是有着某种盛衰治乱之理？人在这种兴衰存亡中的价值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是我看江山多妩媚，江山看我应如是？还是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历史只是一条被恶魔所铺设的毁灭价值的道路？一句话，如果历史活动所弥漫呈现的只是些陈迹和假象，那么，历史之真又是什么呢？这种最真实、最纯粹的存在，又怎样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历史盛衰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哲学问题。我很久以前，就想写一本历史哲学的书，以解决历史的纯真存在及其价值意义问题。

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对历史的关注及其哲学思考，是非常不同的，或有的压根儿就不太注意这样的问题。如印度虽有很高的“吠陀”文化，然由于这种文化尘芥六合，梦幻人生，视天地万物及整个尘世为虚妄，而把抛弃这一切，追求不生不死、永恒常住的梵天境界，视为最高理想。这自然使他们对社会历史的盛衰不太介意，因而对历史也就缺乏哲学的思考。西方民族虽有历史意识，但他们从古代希腊时期起，所关注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人命运问题。这发展到中世纪，就是关注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于这两者之中，关注天国要比关注人类世俗的社会历史更为重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所表现的历史哲学思想，就是这样。而历史的绵延，及社会存在的严峻事实，因其零乱或较之诗歌“哲学味少”，而被哲学的思考所忽视。直到17、18世纪，这些被忽视的东西，才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中国民族则不是这样。自我源于何处？祖于何处？从古到今，一直是他们很关心的；特别是列祖列宗的功业及盛衰成败，更是他们所关心的。《诗》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厥初生民，时维姜源，克禋克长，人弗无子”。《书》曰：“七世之

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可以说，社会历史的绵延与盛衰，一直是中国民族关注并思考的两大哲学主题。因此，我在完成了《大道运行论》《绵延论》之后，就开始围绕着盛衰问题，着手写一部中国历史哲学。

我所以要写这样一部历史哲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思维方式问题。西方文化无论讲什么问题，总要前有个起点，后有一个终点，中间讲发展变化。如宗教上先有一个“创世纪”，后有一个“世界末日”；哲学上先有一个“第一推动者”，再讲发展变化，达到最高精神或绝对精神。他们讲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这样。不管是孔德的三个阶段，孔多塞的十一个阶段，还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历史形态，总是前有一个原始社会，后有一个最高理想的阶段。直到今天，霍金讲《时间简史》，也是从宇宙大爆炸讲起，最后是宇宙的坍塌与毁灭。这种时间的历程，称之为“时间之箭”。李·约瑟夫把这称之为“撞球式”的思维方式。而中国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则不是这样的。它总是摈落一切物象，超越一切经验实在的东西，将宇宙万物的法则向上提高，向上升腾，提升为一个无形无象、至真至纯的存在，一种万物常性的存在，一种范围天地、体物不遗的最高知识或纯粹知识，然后再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向下落实，以成天下之文，以定天下万象。在中国文化哲学看来，虽然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始有终的，但若就整个宇宙万物而讲，则是阴阳无始、动静无端的，一切皆往者过，来者化，皆是盛极必衰，剥而必复，生生相续，无有穷尽的，而且万事万物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对应、感应、效应关系与联系，有着无限的相关性。李·约瑟夫把中国文化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关联式”的。现在中国很多人已习惯了西方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几乎再也不会用中国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想问题了。其实，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常直线、简单、机械

的想问题方法，特别是用这种思维方式思考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历史最后阶段的坍塌与毁灭，说那只是一道冷辉，一种万劫不复的存在，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照此想问题，人类也就没有什么前途与希望了，而中国社会历史也就不能向更加光辉昌盛的时期归复了。只有中国文化哲学的剥复之理，盛衰损益相续之理，才能提供这种前途与希望，提供这种归复的原理。中国的文化历史决不是像新康德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灭而不复的；恰恰相反，而是盛了衰，衰了盛，没完没了的。中国不仅有五千乃至七千余年的历史，更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及对整个社会历史的哲学思考。不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按照别人给定的哲学理论思考中国的历史道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不行的，也是没有出路的。这也是我下决心写一部中国历史哲学的最初动因。其目的就是为华夏民族的现代复兴，提供一个剥而必复的盛衰原理。

历史哲学并不仅仅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更有一个社会历史的本体论问题，有一个贯通古今的历史精神问题。这个本体论与历史精神，在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思考中，是“逻各斯”与“世界灵魂”，在中世纪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中是上帝，在18世纪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则是“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而贯通中国历史哲学的，只有一个形上之道的本体存在及其价值精神。这个道，就是生育万物，蓄养万物者，就是宇宙法则秩序的纯粹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它是中国古代先圣明哲在历史的开出与文化的创造中，观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将一切生生化化的法则，去此去彼，去芜去杂，去掉一切相对时空的具体存在，“参万岁而一纯成，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提升出来的乾坤翕辟、阴阳化育的宇宙原理，以及由此获得的万物所以生化的纯法则、纯价值、纯概念、纯理念。故曰大道，故曰“刚、健、中、正、纯、粹、

精”者。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这个大道，这个形而上的本体或本原，虽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然却是真实无妄、实有是理的存在；虽极空灵，极虚无，然却是周流宇宙、贯通万物者；虽玄而又玄，深不可识，然却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者。它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则见诸鸢飞鱼跃，风动蛇行。它穷尽了一切阴阳、动静、晦明、进退、阖辟、盈虚、消长之理，贯通了一切先后、始终、尊卑、贵贱、隐显、表里、向背、逆顺、盛衰、存亡、出入、行藏的变化。大则天地开合，宇宙星云斡流旋转，小则鹊之交尾于巢，鱼之相沫于水，乌黑鹄白，雄鸣雌应，其阳抱阴合，云行雨施，万物生化，何处不是此道流行！乾坤阖辟，阴阳消长，剥复损益，穷达贫富，一盛一衰，一生一死，一僂一起，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何处不是此道相继相续！形上之道的存在，大道本体的存在，不仅作为一种阴阳动静、盈虚消长的价值法则贯通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而且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化价值精神，也塞天地、亘千古，浩荡不息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生生相续的绵延之中。中国历史几千年，从来没离开过这个道，这个形上大道本体，这个道的精神。因此，中国的历史哲学，乃是以大道为本体论的哲学。我这里所研究写作的《盛衰论》一书，就是属于这种历史哲学的研究。

盛衰者，历史之现象也。所以盛衰者，千古之义理也。研究所以盛衰之义理，方是历史哲学。因此，本书作为历史哲学之研究，虽不能不涉及一些历史事实，但其研究任务，不在于指一政之得失，陈一事之利病，更非编年史式的记录历史事实，而其所论，也不屑于描述摘取壅蔽繁琐之历史现象，而是以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为大背景、大立场，将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打通千古治道，以求盛衰治乱之理。具体地讲，就是察古今盛衰治乱之大端而疏理之、